

小說月報叢刊第二種

世界的火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的火災

一

唉唉，寂寞的夜！又暗，又冷……這夜要到什麼時候纔完呢？

哥兒，親愛的哥兒呵，睡不着罷？無論怎樣的想睡覺，總是不成的呵。唉唉，討厭

的夜在這樣的夜裏，怎麼辦纔好呢？只要在這樣的夜裏能睡覺，什麼法子都想試

一試看；而且想將睡着的人，無論用什麼法子，勉強的催了起來，勉強的攪了醒來。

……

唉唉，苦悶的夜！而且又是儘下去儘下去，不像要明的夜……

便是住在家裏，也彷彿在無限的沙漠上彷徨似的；便是靠了火，也彷彿被冷風吹着，身心都結了冰似的。

唉唉，可怕的夜！在這樣的夜裏，怎麼辦纔好呢？

然而，哥兒，無論這夜有怎樣的寂寞，有怎樣的寒冷，啼哭是不行的。到這裏來，給你拭眼淚，將哥兒坐在膝上，緊緊的抱着，愛撫你罷，給可以溫暖轉來……

說是睡着的幸福麼？

也許幸福罷，便是關在狹的籠中，也可以做自由的夢的，無論夜有怎樣寒冷，也可以做暖和的春天的美的夢的。

然而這樣的夜，有已經醒過來的，便再也睡不着……

哥兒呵，不是吸鴉片，不是注射嗎啡，是再也睡不着的了，那已經醒了過來的
是……

說是鴉片也好，嗎啡也好，什麼都好，只要給你能睡覺麼？唉唉，這真是可憐見的哥兒了，怎麼的對付這哥兒纔是呢。我更緊的擁抱你，在你顫動的嘴唇和悲涼

的眼睛上，更久的給接吻罷，但願再不要對我提起那鴉片和嗎啡的事了。在你呢，想吸了鴉片去睡覺，原不是無理的事；想做那暖和的春的自由的夢，也是當然的。但與其吸了鴉片去睡覺，倒不如死的好。因為那是永久不會醒來，那是能永久的做着暖和的春的自由的夢……

然而哥兒，再稍微的等一會看罷。

再稍微的……

便是這樣的夜，也總該有天明的時候……

更緊的更緊的抱住哥兒罷，更久的更久的給接吻罷，而且一面等着天明，一面給哥兒講一點什麼有趣的話罷……

古老的話是怕不願意，那就講點現代的的話罷。偵探小說模樣的……

二

有一回，我因為事情到S市去，市中的客店都滿住了客人，沒有一間空屋，便完全手足無措了。然而在一所大旅館裏，看見我正在為難，便有一個好人似的亞美利加人來說，倘若暫時，那就住在自己的房間裏也可以。我很歡喜，立刻搬行李進了這房間。據旅館的小使說，那放我在他房間裏的外人，便是亞美利加有名的富戶，人都知道是S市的大實業家。聽說他是一日裏用着五大國的言語算帳的。一聽這話，我就很安心了。夜膳時候，看那聚到食堂裏來的客，全是顯着渴睡似的臉，做着金銀的夢的諸公。那亞美利加的實業家雖然在用膳，一面還啃住算盤，用了五大國的言語在那里算什麼帳。大約夜裏十點鐘光景罷，我和亞美利加的實業家都靠近火爐間坐着。我也不知道甚麼緣故，覺着不安，竭力的要不向那亞美利加的實業家方面去看了。於是這外人似乎定了什麼決心，正對面看定了我的

臉，說道：

『可以看一看我的臉麼？』

我怯怯的將眼光移在他那精細的剃過的臉上。實業家的透明的黃黝似的眼睛，鋒利的看着我，嘴唇上浮着靜靜的微笑。

『我不見得有些像狂人麼？』他又問。

『那里那里，正是正式的亞美利加人的臉呵。』我回答說。

『我雖然也這樣想。然而不覺得我已經死了似的麼？』他問。

我便說，『那有這回事，分明是鮮健的活着似的。』

『我雖然也這樣想……』實業家機械的說，便在菸捲上點了火。秋風在火爐的烟囱裏，唱起寂寞的秋之歌來。被菸捲的烟靄所遮蓋，實業家的臉完全不見了。這也使我增添了不安。隱在烟靄裏的實業家開口說：

『我在年青時候，也如你們青年一般，最喜歡遊戲。在紐約，都知道我是野球和蹴球的選手。賽船和長路競走（Marathon race）的時節，我得到過許多回的金牌。跳舞不必說，便是溜雪和滑冰，也始終都說我是第一等。那時候，大家都以為我活着，我自己也覺得是像樣的活着的……』

他暫時沈默了，遮蔽在烟霧裏的幽魂似的他，我極想給哥兒一看呢……外人又接着說：

『不但如此，我那時總以為生在帶着溫暖的光的明亮的世界裏；而且那時候，也沒有人將我當作狂人，想送進精神病院去，倒是凡有我的意見，大家都以為不錯似的。然而有一夜，我被冷風攪起了，從那夢中醒了過來，我纔發見在稱為紐約的暗洞裏。秋風，庭園的白楊和楓樹，都伸開枝條來，說是「我們冷，我們要光明」，敲着我的房子的窗戶。我趕快起來，生了睡在爐中的火；旋開屋裏的電氣，點

上了黃金的洋燈和白銀的燭臺。然而那風，那庭園的白楊和楓樹，也還是在說道，「我們冷，我們暗，」伸開枝條來敲着窗戶。我全開了窗，風便欣然的進了屋子裏，來應援火；白楊和楓樹也都將枝條伸進屋子裏，來應援我。我所看不見的遮在暗夜裏的聲音，聽得更分明了，他們都叫喊道，「我們冷，我們要光明。」

秋風吹亂了我的頭髮；白楊和楓樹都叫着「荷荷」的應援我，劇烈的搖擺着他們的枝條。

我在屋子中央生起一個大的火，體面的交椅和紫檀的桌子都做了柴。然而在暗夜裏便是那大的火，也只像一點小小的貧弱的火花。看着這火，聽着遮在暗中的眼不能見的寂寞的聲音，我的心裏發生一個大欲望了。我以為便是一小時也好，要試教這夜變成光明；便是一小時也好，要使那遮在暗中的得到溫暖。抱着大火把，我於是一家一家的點起火來。阿阿，好個光明的夜呵，而且是愉快的……」

他沈默了。但是只要看他的神情，我便能明明白白的想出那被秋風所吹的火海；從吹着烟囱的風的鳴咽裏，我便彷彿是分明的聽到了吃驚的紐約的市民的紛亂和火海的呻吟。

外人微微的笑了。

『憤怒的他們，決計要將我活拋在火裏了，然而這却是我的最爲希望的事。比這更明，比這更暖的墳，在這世上是沒有的了。我向着這明的，這暖的，歡迎我似的呻吟着的墳，飛奔過去，一面詛咒着暗的夜……一面讚美着火的海……』

願和烟燄同上了崇高的空際，溶在自然母親的眷念的胸中。

然而我是一個有着在這世界上還得覺醒一回的可詛咒的運命的不幸者。

.....

在紐約的狂人病院裏，縛了手足，晝夜不斷的，幾星期用冰水從頭頂直淋下

去的我，不獨是在這紐約的狂人病院裏，簡直是成了在全亞美利加的狂人名物了……

叨了亞美利加有名的精神病科的博士們的蔭，我不久便悟得自己是狂人了。而且分明的悟得之後，博士們便說我的病已經全好，教回到燒掉了的家裏去。

我造起比先前更體面的房屋，度起比先前更愉快的生活來了。選代表到國民議會的競爭，舉大總統的遊戲，究竟比野球競爭更有趣，比打牌更愉快。至於賽船和拋圈之類，則無論如何，總不及擺着勢派，坐兵船去嚇各國，以及駕了飛機，練習從空中高高的摔下炸彈來。然而雖然過着這樣有趣的生活，我總還想放一回火，這回並不單在紐約市，却是全亞美利加，是全世界了……』

他從烟霧裏伸出臉來，湊近了我的臉。我發着抖，竭力的退後了。他也並不留心，接着說：

『你以為這做不到麼？一個人也許難，然而我已經不是一個人了。你也是我的同道罷？四面八方的點起這暗的火來，那可就怎樣的明亮呵，怎樣的溫暖呵！而且飛向這火海去，這回決不錯誤，要和烟燄一同上了崇高的空際，溶在自然母親的眷念的胸中。比這更明，比這更暖的墳，在這世上是沒有的了……』

我站起來，說：『你是狂人，確鑿的狂人呵。』便跑出房外去。外人在我後面大聲的笑了。一到廊下，却見比我的臉色更其蒼白的旅館主人和十二三個小使在那里抖。

一問「怎的，」他們便默默的指着窗門。從窗門向外一探望，只見滿是巡警和巡官，水洩不通的圍住了旅館。主人吃着嘴，暗暗的對我說：『說是這旅館裏，藏着一個帶炸彈的無政府黨哩。』

我打電話給狂人病院去。不到半小時，便有四個強有力似的男人，坐着狂人

病院的摩托車來到了。他們聽得這有名的實業家成了狂人，也很以爲可憐。我領他們到狂人的房外，他們怯怯的問我說，『不會反抗麼？』我回答道，『不至於罷。』便走進房裏去。狂人的實業家彷彿等着我似的。說道『勞駕，』他便大聲的笑了。而且接續着這可怕的笑，毫不抵抗，他被四個男人環繞着，便即上了摩托車。深知這實業家的巡警和巡官，也都說道可憐，目送着那車的馳去。一小時之後，從警察署傳到了從上到下施行家宅搜索的命令了。檢查了狂人實業家的行李的巡官這時纔知道那實業家，便正是他們極想弋獲的亞美利加的有名的無政府黨。於是這回是巡官彷彿狂人似的，跑到狂人的病院去，然而已經遲誤了。毫不抵抗，溫順的跟着病院的人們，那實業家平平穩穩的到了病院，但一出摩托車，他便對着茫然的病院的男人們，謙虛的說了應酬話，邁開大步逃走了。

也有巡官說，這是我故意給他逃走的，然而那些是隨口說說的話。

三

哥兒雖然笑着，但從那時以來，我却很不安，很不安，打熬不住了。從那時以來，我失了做事的元氣了。我的狀態，彷彿是什麼時候都等着火災似的了。什麼在全世界上放火，只有狂人纔會有這樣話。然而我總是很不安很不安，不知道怎麼好。但是哥兒怎麼了？為什麼這樣的握着我的手呢？

為什麼對着我的臉，用了那樣的眼睛只是看的？怎麼說我們……

說我和你試去放火麼？在那里？在世界？

喂，哥兒，怎麼了，頭痛麼？這哥兒真教人不知道怎麼對付纔好呢。然而哥兒，那

聲音是什麼聽不出麼？

那個……鐘的聲音麼？唉，是鐘了！

火災了！火災了！

快打開窗門看罷，再開大些……

唉，空中通紅了……大火災了……

那里呢……西也有，北也有？這里還很暗罷？阿，哥兒，又抓住了我的手了。還對

着我的臉，用了那樣的眼睛只是看麼？你在怎麼說，說這回輪到我們了？輪到去做

什麼事呢？唉，這哥兒真教人不知道怎麼對付纔好哩。這樣的可怕的夜，怎麼辦

纔好呢……

（此篇承愛羅珂先生爲本月報特著，又承魯迅先生譯爲華文，都很感謝。）

「愛」字的瘡

我是寒冷的國度裏的人。深的雪和厚的冰是我的孩子時候以來的親密的朋友。冷而且暗，而且無窮無盡的連接下去的冬，是那國裏的事實，而溫暖美麗的春和夏，是那國裏的短而懷慕的夢——我在那國度裏的時候雖然是這樣，聽說現在却是兩樣了。我願意相信他已兩樣——

那國裏的人們，也如這世間的國裏的人們一般，分爲幸福者和不幸者。雖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可也仍在不幸者一類的中間。

幸福者爲要忘却那凍結了心一般冷的，和威脅於心一般暗的事實，便到劇場和音樂會之類的愉快的會上去，做些藝術的夢，那自然是不足爲奇的，然而在

不幸者，却不能不從冷的濃霧的早晨直到吹雪怒吼的深更，來面會這事實。

要不聽到可怕的寒冷，和淒涼的吹雪的呻吟，忘掉他們，幸福者是大抵躲到戀愛的城和友情的美麗的花園裏去游玩着，然而在不幸者，却不得不自始至終，聽那可怕的寒冷，和淒涼的吹雪的淒涼的歌，和比歌尤其淒涼的話。爲了又冷又暗的那國度裏的事實，身心全都冰結了的我，將臉埋在冰冷的枕上，緊緊的緊緊的，至於生痛的緊皺了牙關，詛咒着自己，詛咒着別人，我彷彿寒夜的狼一般，真不知哭了多少回了。然而比我哭得更甚的不幸者，還該有幾千幾萬人罷——現在是聽說爲了又冷又暗的事實而大哭的不幸者，在那國度裏也減少了。我相信他已減少。減少的事，我是從幼小時候就夢想着，從幼小時候就希望着的。我到現在還活着大約也就爲了這夢想和希望罷了。

只願意永久的永久的睡下去的一件事實，是成了那國度裏的空氣的。然而

這心情却不限於寒冷的國度裏，便在東洋的國度，南方的國度，這一種心情尤其強，這可是在當時未經知道的了。唉！那時候，我所不知道的事還是非常多；就是現在，我所不知道的事，比起知道的來，還該多於幾億倍罷……

二

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住在一個小村裏。那村雖然小，然而村人們的無智實在大，迷信和偏見是多的。村旁就有一叢接連幾里的白楊林；在這村的人們，是以爲再沒有比這白楊林更可怕，比這白楊林更可憎的了。倘使沒有事，決沒有人進這林子去。但因爲村人所喜歡的我就憎厭，村人所憎厭的我却喜歡，所以我對於那樹林也一樣，村人愈憎厭，我也就愈加喜歡了。

先前什麼時候，白楊樹林所在的地方，本來是一片大平野。而那大平野，什麼